

戈培尔传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魏
岷 / 编著



时代文萃

51
(2)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魔鬼帮凶

——戈培尔传

魏 岷 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宋长琨主编,一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87-1629-7

I. 20… II. 宋… III. 军政人物-列传-世界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0903号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魔鬼帮凶——戈培尔传

主 编: 宋长琨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13.5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5387-1629-7

全套定价: 1390元 单册定价: 27.80元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1935 年，任德国教育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演讲，他是一个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者。

戈培尔
与希特勒共
进晚餐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1897-1945), 纳粹德国战犯, 曾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当过新闻记者, 是希特勒控制宣传舆论的最得力助手。



1941年6月22日, 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通过电话, 向德国人民宣读希特勒的对苏宣战书。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两付面孔



阴狠毒辣的戈培尔



目 录

一、不幸少年	1
二、挫折频仍	5
三、找到主子	49
四、初兴风浪	75
五、当吹鼓手	102
六、宣传部长	124
七、情与爱	191
八、战争早期	219
九、死心塌地	287
十、垂死挣扎	340
十一、恶贯满盈	364



一、不幸少年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出生于莱茵河下游的一个约有三万居民的工业小城莱特，该地是德国纺织中心。戈培尔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灯芯厂的工头，他是靠辛苦劳作而一步步爬到这个位子的，母亲玛丽娅·凯塞琳娜·奥登豪生是个铁匠的女儿，是一位纯真善良的荷兰籍女人，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社交礼节，但随其夫一生的操劳练就了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约瑟夫·戈培尔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每到晚上，全家就坐在一起替一家灯芯厂做些手工活。家里做活的地方总是在厨房里，他的父亲后来当了这家工厂的代理人，生活才逐步有了改善。孩子们中间只有约瑟夫·戈培尔才能使用家里最好的一间房间。他在那儿练钢琴。这架旧钢琴是他爸爸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为他购买的。

尽管如此贫穷，但贫穷并不是戈培尔年少时仅有的苦难，更大的不幸在他四岁时毫不留情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那是1901年的暮春，已是万木葱茏，草长莺飞，坐落在莱茵河下游的工业小城莱特，在这春日融融的日子里，显得特别宁静。

在这座城市中，达伦街156号拥有一栋简朴的二层小楼。临街



的阳台直接对着马路。淡蓝色的窗帘给这座楼房增添了不少神秘、肃穆的气氛。

那个星期日，四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在客厅的沙发上正玩得起劲。突然，他嚎淘大哭起来。看样子，是某种急病突然降临在这个孩子身上。戈培尔的父母闻声迅速从楼上跑了下来。经医生诊断，是小儿麻痹症。

“怎么办？好治吗？”戈培尔父母焦急地问着。

“必须立即动手术！然后再看结果”。医生不容置疑地回答。

手术后，四岁的戈培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慈祥的母亲坐在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

“妈妈，我的腿还好痛。”

“慢慢会好的，别急，好吗？”

戈培尔把头依在母亲的怀里。妈妈扭过脸去，两行眼泪潸潸而下。

“妈妈，你怎么啦？你怎么哭啦。”

“没怎么着，妈妈想你外公外婆了。”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童年就是因为这次突发病症而终身残废的。

手术出院后，幼小的戈培尔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腿会终身残疾。他以为自己好了，一切都没事了。

随着时日的流逝，童年的戈培尔总觉得自己右腿没有力量。他不只一次对母亲说：

“妈妈，我这条腿有些不管事。”

越来越明显，左腿比右腿粗壮，从而两腿走路也日渐失去平衡，一跛一拐的。



戈培尔不时发火，生气，哭闹。

父亲看到儿子发火时，尽量安慰。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女人。手术后的最初几年，母亲总是牵着他的手，带他去教堂。母亲跪在他旁边，乞求天主，愿天主赐给她孩子力量，去承受虚弱的身体给他造成的精神负担。这样，戈培尔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病和因此给父母带来的苦恼。这些，都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中。这就是他自卑和由此而生的过分的虚荣心的根源。从此，他经常躲进他的小阁楼间。阁楼间的墙是斜坡式的，窗户很小，从那儿可以看到天空，如果紧靠窗站，也可以看到房子的后院，阴森森的。戈培尔在这里，不知消磨了多少时光和流过多少泪。

德国人喜欢粗野、凶悍、好斗。戈培尔不具备这一条件，逐渐，他变成了“书虫子”。在阁楼间的寂静中、在从各图书馆借来的一堆堆书中他是独立自主的。他可以自己决定读什么书、读多少书。他的父亲对他最大的帮助是允许他把小迈尔百科全书（一种简缩的而且已相当过时的版本）从客厅的书柜里拿到阁楼间去。这两本已磨损的辞典成了戈培尔最喜欢的读物，它是一种通俗的百科全书。后来，这部百科全书对戈培尔帮助特别大。从这部书里，他获得了如何容易地把在学校里和家庭里与他谈话的人吸引住的本领。

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可以想见，像他那样，一跛一拐的双腿上，架着一个又瘦又窄的上身，而双肩上的脑袋又出奇的大。同班的同学，同校的同学都不愿跟他在一起玩，还不时地耻笑他。他在他早期的自传里曾提起他与同学的关系时，这样写道：“同学们都不喜欢我。他们从未喜欢过我，除了里夏德·弗利斯格斯以外。”尽管身材瘦小，与脑袋奇大显得滑稽可笑，然而更



让他饮恨终身的是自己是个瘸子这一事实，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据说他在自杀前一年半曾对一个朋友说：“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检阅仪仗队。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的活动时，我就一夜睡不好觉。”

耶稣基督当时曾被一度十分热忱的辅弥撒者戈培尔奉为楷模，他在中学毕业时的宗教考试中得了一分。一分是德国学校中最好的成绩。然而，在戈培尔看来，教会无权把耶稣视为自己的圣灵。他所崇敬的并非是神父们所说的那个所谓升了天的耶稣，而是这个星球、这个时代的耶稣——一个被驱逐者、被剥夺权利者——即德国人的一个朋友。在贡比涅年代，戈培尔大肆散布关于德意志民族和种族的陈词滥调，认为同盟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为了赢得1914年至1918年战场上的胜利而欺骗了德国人。

戈培尔就这样在别人鄙视的眼光里过着孤独苦寂的屈辱日子，一天天地长大。但是，世事难料，有谁（包括并不嘲笑他的里夏德·弗利格斯）又能料到这个受尽冷眼的拐子日后会发达得那么显赫，并给他的家乡莱特带来那么昙花一现的辉煌。

到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时期，莱特市为自己出个戈培尔而荣耀一时。戈培尔家门前的马路一度改为戈培尔大街。戈培尔家的院子，一时成了人们争相朝圣的庙堂。当战后这一切都失去光辉的时候，德国的民众和欧洲的人们还经常提起戈培尔的故乡莱特市。

但是不管日后会有些怎样沧海桑田式的大变化，戈培尔的早年是在十分不幸中度过的。



二、挫折频仍

小学毕业后，戈培尔升入莱特中学学习。14岁以后，戈培尔的形象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他的外貌长相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了。一双大眼睛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闪闪发光，他用漂亮的手势强调他那洪亮的声音讲话。当人们注视着那双大眼睛或那双形状优美、精心保养的手时，他看上去是很吸引人的。约瑟夫的嗓音是粗犷的男中音，虽说与他的身材不怎么相配，但是听起来却令人感到很舒服。戈培尔十分注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因为残疾，戈培尔被父母允许读到文科高级中学毕业。相反，他的哥哥们初中毕业就开始谋生了。父母下决心为有天赋、有抱负的小儿子提供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自豪地想，将来他们的儿子会是位博士，肯定会获得与这一称号相符的“典型中产阶级”的职业。

在莱特文科高级中学，戈培尔不特别招人喜欢。虽然他是个学习成绩一流的好学生，但老师们却从未喜欢过他。他的同学有许多理由不接受他，因为他傲慢自负，有时还有点诡计多端。有一次，就连他的知心朋友弗里茨·普朗都特别生他的气。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逃避了宗教课，约瑟夫向默伦神父告发了他。“假如他不是个残疾人的话，他怎么也逃不脱应得的一顿臭揍。”戈培尔的长处是



在每年的学生汇演时，因其表演天赋令人钦佩不已。他的外号叫乌勒克斯，“意为诡计多端的人”。戈培尔对这个名字感到很自豪，毕业以后他也喜欢在朋友圈内让人这么称呼。并且他延用这个外号作了他最初的新闻写作尝试的笔名。

除了极大的读书兴趣之外，年少的戈培尔就已显露出对音乐的真正理解和欣赏。他父亲懂得赏识他这一点。有一天他被叫到父亲面前。

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他决定给我买一架钢琴。我们一起去看货。那架钢琴卖 300 马克，当然是别人用过的；而且已相当旧了。但它是学识修养和生活富裕的化身，高雅生活方式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象征。

冬天客厅很冷，因为只有星期天才生炉子取暖，所以约瑟夫练琴时必须穿大衣。有时候他为聚在一起的家人演奏。买钢琴的钱是多年来一分一分攒起来的。戈培尔对他的助手讲述这件事时，还提起过那份父亲曾系统地和他这个注定要受高等教育的儿子一起反复练习过的“文艺节目单”。

父亲对我在音乐方面的成长特别关注。有一次，当他认为我达到了某个完美程度时，又庄重地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你现在达到这样的程度，下星期日你可以去科隆看歌剧”。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皮夹子，费力地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枚闪闪发亮的 5 马克硬币塞到我手里。

这一惊喜几乎比买钢琴还令人激动。因为钢琴本身还



是钱，而且价值稳定。但大手大脚花整整5马克去看一次歌剧，这实在是我们当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觉得，做这种事太轻率了，甚至可以说是罪过。

但就是这一次，促使父亲花这样一大笔钱的既非轻率、也非故意让我高兴，而是精密的计划。我的未来要按这个计划去安排。看歌剧（我父母一辈子也没看过歌剧），如同钢琴一样，属于那种我应进入的环境氛围。

1914年8月，戈培尔想当志愿兵被拒绝，当时他感到非常失望。普朗博士是约瑟夫的中学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他自己很快就参了军。像其他同学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宣战之后，未满17岁的约瑟夫立即报名当志愿兵。上尉军医只看了一眼他那瘦弱的身体和残废的腿，连起码的体检都没给他做就拒绝了他。真是悲剧性的开始，就像学生时代和同学们一起出现在舞会上总受冷遇一样，这一回军队又把他拒之门外。回到家里，他把自己关进小屋里，像孩子一样哭了。他一整天都没出来吃饭，两天不说一句话。这是年青人特有的反应，真的痛苦难受和受到伤害的虚荣与一点装模作样和做戏给人看（约瑟夫的特长之一）交织在一起。毕竟这事使这样一个聪明人几乎无法接受，因为他很自负他是“能当兵的”。

很清楚，约瑟夫·戈培尔从未跟随他两个哥哥上前线，就是在战争后期上尉军医的体检要求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他也没能上前线。而那时他的同龄人有的却早已埋在佛兰德的土地上，有的蹲在法兰西的战壕里。与那些因战争去服役而耽误上大学的同龄人相比，留在家乡的这个年青人得到了很大好处。戈培尔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但他一生都忍受了这一折磨，并用他自己的方式补偿了未能服



役的缺憾。在很多情况下，他表现出了有目共睹的勇气。他也寻找过这样的机会，在取得政权前的“萨勒战役”中，在最后的战争年月的枪林弹雨中，他以特殊的偏好方式和辛辣言辞批评了陆军元帅和将军们。

约瑟夫的父母曾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看到他们天才勤奋的儿子身着神父圣衣。高级教士默伦80岁时，当谈到高年级学生戈培尔的宗教课的成绩时，还在极力称赞他。在学校的最后几年里，约瑟夫是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他的毕业成绩堪称典范、十全十美。他理所当然地被免去口试，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荣誉。

他的朋友普朗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当时普朗早已得到了提早毕业证书，正在家休探亲假。毕业典礼上，戈培尔的发言虽然“形式很完美”，但却“夸夸其谈”。校长送他的学生上路并与之告别时说：“戈培尔，你一生中会很有成就，但是，无论你将来会干什么，却决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演说家！”

毫无疑问，戈培尔学生时代对他父母最热衷的愿望没有反感，而且真诚地想成为一名神父。在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兰地区，长大的孩子对教堂的辉煌华丽和神父的威严权力有着深深的印记。身穿神父圣衣主持神圣的弥撒、在圣诞节列行仪式上受到人群的赞赏注视、被虔诚的忏悔者称作“圣下”，这一切都曾是这个敏感好胜的男孩子最初的理想。他曾梦想有朝一日端坐在科隆大主教的圣殿里，穿着红衣主教的长袍，赐给恭顺地跪在他面前的人们以幸福。

可是，当约瑟夫·戈培尔1917年复活节通过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考试去波恩报名上大学时，他未能注册上神学院，而是接连上了八个别的大学，他学习文学史，此时他深信他有资格将来成为一流的作家。同一时期的信函使人感到像是文体练习，先后在波恩大学、



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1921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但是当时没有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这部著作。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和《孤客》，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一个剧团愿意演出。在新闻工作中，他的命运也不佳。

1914年前后，身为帝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的总编辑，特奥多尔·沃尔夫早就名闻遐迩。1898年他已经到柏林日报社工作，而在此期间他曾和他人共同创办了《自由论坛》，这家杂志成为当时新文化生活的，而不是如皇上所猜疑的左派的聚集地。当时，戈培尔崇拜沃尔夫超过了所有人。

沃尔夫是野心勃勃的戈培尔的榜样。戈培尔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随便寄给一个人。他“自然而然地”将它们寄给了全国最能干的报界人士——沃尔夫。戈培尔徒劳地寄送了整整50篇文章，尽管其中不乏足以被《柏林日报》采用的佳作，但无一被中选。而戈培尔，一再碰壁，却仍然向万能的沃尔夫谋求一个编辑的位置，遭到了回绝。

戈培尔对这些工作的态度显示了他的性格特点，并对他以后的发展发生了长远的影响：这样的一个人令人吃惊地缺乏自我批评。他坚信没完没了的写作和文学渲泄的真正的艺术价值，即使他很可能把这些批评认为别人写就的拙劣作品。

到了纳粹在德国势力猖獗时，沃尔夫虽及时地流亡到国外，但命运之神又把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从法国解送回到第三帝国，戈培